



生死契阔情长守

| 林新发



夜晚，它追随伴侣而去，小小的身躯在笼中显得那么孤单、凄凉。

那一刻，我望着鸟笼里那躺着的身影，心痛不已，也不禁想起了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钱钟书是一代文学巨匠，杨绛亦是才情出众的女子。他们在乱世中相识相知，携手走过风雨数十载。钱钟书创作《围城》时，杨绛全力操持家务，每当钱钟书遇到创作上的难题或生活中的困扰，杨绛总是他最坚实的依靠，给予他支持

与鼓励，二人相互成就，彼此欣赏。后来，钱钟书先杨绛一步离开人世，杨绛虽悲痛万分，但她怀着对爱人的深切思念，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稿，继续着他们未竟的文化事业，坚守着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份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深情，如同璀璨星辰，闪耀在岁月的长河中。鸟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世间的情感，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一旦扎根于心，便有着超乎想象的力量。

在这纷繁复杂的人间，我们常常在忙碌中迷失，忽略了身边那些真挚而深沉的情感。我们追逐着功名利禄，在物欲横流中沉浮，却忘记了陪伴与珍惜。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让人心寒；而那些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爱情与友情，才更显珍贵，如熠熠星辰，照亮我们心灵的夜空。

这对鸟儿用它们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的悲歌，让我懂得，情感是这世间最宝贵的财富，它无关乎物种，无关乎身份地位，它是两颗心之间最纯粹、最真挚的牵挂与眷恋。当我们拥有时，应紧紧握住，用真心去呵护，用生命去珍惜，莫等失去，才追悔莫及。因为，真正的情感，是生死相依的承诺，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是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的诗篇，值得我们用一生去铭记、去守护，让这份爱的绝响，在人间永恒回荡。

我家的阳台上，曾住着一对“夫妻鸟”。它们毛色鲜亮，啼声婉转，整日里相依相偎，亲昵非常。晨曦初露时，它们相互梳理羽毛，你依我依；暮色降临时，便紧紧依偎，共栖暖巢，那恩爱的模样，常让我心生感动，也为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增添了许多温馨与生机。

然而，命运的阴霾悄然笼罩。一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阳台，我惊觉其中一只鸟儿静静地躺在笼底，没了气息。它的伴侣在一旁慌乱地跳动，用尖喙轻啄，似在呼唤，那声声啼叫，凄厉而哀伤，直刺人心。此后，剩下的那只鸟儿便开始绝食，水米不进，原本灵动的眼睛渐渐失去光彩，身形也日益憔悴，只是固执地守在伴侣身旁，声声悲啼，让人心碎不已。

不忍见它如此消沉，我四处寻觅，终于买到一只与死去那只极为相似的鸟儿，满心期待新伙伴的到来能唤醒它对生的渴望。新鸟入笼，起初它有些惊惶，但很快便安静下来，只是眼神依旧空洞，对新伙伴不理不睬，又独自蜷缩回角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我焦虑地守望着，期盼着转机。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只鸟儿的身体愈发虚弱，终于，在一个寂静的



浓浓米粬香

| 胡美云

朋友回故乡过年，离乡的前一晚发来信息，我点开看到熟悉的柴火大铁锅，锅里是冒着热气、煎得金黄的米粬。这样的故乡味，对于已经远离故乡许多年，未曾吃到过地道的柴火米粬的我来说，瞬间擦出了心间的馋虫，记忆深处那些和米粬有关的画面也立即跃上了心头。

儿时，母亲只有在过节时才会做米粬，像农历的三月三和七月半，因为做米粬既费时间又要花钱买馅料。也有例外的时候，每年正月十五过完年，父亲要出远门去挣钱时，母亲也会在那个晚上，为父亲做一些米粬，让他带着在路上当干粮吃。

记忆里，年后依然很冷，晚饭吃完，收拾好厨房，母亲就催着我们兄弟到床上去。但知道母亲要做米粬，兴奋的我们哪舍得早早上床，母亲只好搬了火桶到厨房，让我们一边烧火，一边看着她做米粬。一切准备妥帖，母亲便忙开了。她先将早已备好的米粉倒入一个大瓷盆，缓缓加入温水，一边加水，一边与我们念叨：“这做米粬啊，和粉一定要温水，冷水揉的粬煎不熟……”水加好后，母亲开始用筷子搅拌，不一会儿，米粉就变成了絮状。接着，母亲便用双手快速地去揉米粉。母亲的手很粗糙但很灵巧，不一会儿，面团就成形了，变得光滑细腻，像一块温润的白玉。

揉好面，母亲开始做米粬。虽然我们也很想动手尝试做米粬，但母亲怕我们浪费食材，也怕我们弄脏手和脸，直接打消了让我们动手的念头，只能看着她做。母亲做米粬也快，捏个小米团放在掌心，轻轻搓圆，再用手指按压成薄片，随后舀一勺炒好的馅料放在上面，母亲的手指灵动地翻飞，将薄片对折，沿着边缘轻轻捏合，再放在手心揉几圈轻压一下，不一会儿，一个个白白胖胖的米粬就成型了。

做好的米粬，被整齐地摆放在竹筛里。母亲将竹筛放在一旁，开始灶下点火煎米粬。她往锅里倒入少许菜籽油，等油热后，便将米粬一个个放入锅中。“滋滋”的声响瞬间响起，米粬在油锅里渐渐变成金黄色，香气也随之弥漫了整个厨房。母亲在灶口添一会儿柴就要站到灶台边，不时地翻动着米粬，确保每一面都煎得金黄。

坐在边上闻着浓浓米粬香的我早已垂涎欲滴。刚出锅的米粬理所当然地进了我们几张小馋嘴里。母亲做的米粬很好吃，外酥里嫩，尤其是豆干芹菜肉丁馅的，馅料的鲜香与米粬的软糯完美融合，那味道如今想起鲜香仍在，叫人回味无穷。

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每当看到米粬，总会想起母亲在灶台忙碌的身影，想起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米粬香气，以及在边上快乐地等着米粬出锅的我们。那一个个小小的米粬，不仅是父亲旅途中的干粮，也是我童年温暖记忆的一部分。

朋友的母亲为他做的那些米粬，是让他久久才回一次故乡的他尝一尝记忆里的故乡味。而人到中年，能在故乡老家的灶台边，在浓浓的米粬香里，陪着在灶口添柴的母亲聊聊天，说说儿时事，这样的场景，才是让我们深深眷恋着的——关于故乡，关于童年，还有那逝还年轻的母亲。



登葵山访韩偓

| 王邦尧

最早知道韩偓是在《唐诗三百首》里，书中收录了他的《已凉》一诗“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年少时看不懂这曲折的闺情秋怨，但“已凉天气未寒时”的幽婉气韵却镌刻心间。再后来读到李商隐的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才知道原来这句诗是写给他十岁的侄子韩偓，称赞他少年诗才，必成大器。就此，诗人韩偓就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名字。

真正让韩偓在我心中成为一个真实可感之人的，是看到弘一法师在韩偓墓道前拍摄的照片，荒烟蔓草，夕阳残照，“唐大学士韩偓墓道”几个雍容大字穿过历史风烟直把一个历史人物推到面前，才知道原来韩偓曾隐居九日山北侧的葵山。弘一当年无意路过他的墓道，一向持戒谨严，情不外露的法师十分激动，竟使他“袈裟和泪伏碑前”“久久不能起身”。后集贤修葺了韩偓墓，并令弟子高文显整理韩偓资料写成《韩偓传记》。书成之后，亲

自写序：“儿时居住南燕，尝诵读韩偓诗，乃五十年后，七千里外，遂获展其坟墓，因缘会遇，岂偶然耶？”“余于晚岁遁居南闽。偓以避地亦依闽王而终其身。俯仰古今，能无感怆？”读来确实令人感怆。视韩偓为知己，每提到他的名字就“无限地欢喜”的弘一在泉之时常追寻韩偓旧迹，登临九日山、南安寓址、惠安松洋洞及其寿终处龙兴寺等。这是两位同样少有诗才、中年厌世、晚年参禅并同样流寓泉州的文人相隔一千多年的灵魂共振，同样在不同的时空辉映过泉州的历史文化长空，又最终陨落于泉山晋水之间，成为泉州的文化之魂。

我决定去叨访韩偓墓。韩偓，唐京兆万年人，字致尧，小字冬郎。龙纪进士，昭宗时官至兵部侍郎。朱全忠跋扈忌偓，贬偓为邓州司马。哀帝时复召偓还故官，偓因恶朱全忠而避居依王审知，在距姜公辅的一百多年之后来到南安并寓居十三年，终年不食梁禄。龙德三年卒于南安丰州龙兴寺。史称

唐宋完人。

韩偓墓在葵山上。车在导航目的地停下，再爬上数十级台阶，穿过一条罕无人迹的林间小路，韩偓墓就在葵山的山坳处。墓是后人重修，墓碑也是新刻，但墓前立着的四尊石翁仲和石兽却是唐时旧物，身宽体胖，圆脸肉身，颇有唐风。村民在墓前放了一个播音器，不断地循环播放着佛曲，许是怕学士寂寞。我带了三包岩茶，放在学士墓前，聊表一番祭奠之意。学士当年为石亭绿茶作诗，理应带石亭绿茶，可惜我竟也未尝喝过。站在墓前环顾四围，青山岑寂，春草蔓生，春花烂漫，一派清明，这个他诗中所谓“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的地方，或许仍不如故里亲切，但想来，也不算太差。山脚下的村庄杏田，韩氏后人虽然因为科考而几乎全部搬移，但这个由韩偓带领族人开创的村落，如今仍然人丁兴旺，悠闲自得，这也算韩偓在泉州的遗留吧。



元宵“村晚”

| 叶森岚

凤栖村的风俗是元宵节要唱大戏。

今年，新当选的村书记韩立新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凤栖村的老戏台上，办一场元宵“村晚”。“要唱，就唱一出咱老百姓自己的戏！”韩立新信心满满，响当地拍着胸脯说，他把首届“村晚”的宣传口号都想好了“凤栖大舞台，想唱你就来！”

但这“村晚”的戏谁来唱呢？大榕树下的“村晚”报名处摆了多日，村民们来来往往，好奇询问的人多，却没有真人真刀实枪上阵来报名。

韩立新到门庭冷落的名额处转了一圈，看到负责报名登记的宣传委员刘向前正无聊地趴在桌上玩笔杆子。他上前一把拉起了刘向前：“带上报名表，跟我走！”

两人开始挨家挨户地动员村民们报名。

走进80岁的李大爷家，李大爷正边哼着小曲边浇花。别看李大爷年龄大，身体里仿佛住着爱唱歌的小百灵，村头巷尾、田间地头没少亮过嗓子，连他种下的农作物，都仿佛伴随着歌声在土地里跳舞，长势格外繁茂。韩立新诚恳地说：“李大爷，村里人谁都知道您爱唱歌。如今，在家门口的舞台上，您就来尽情歌唱吧！”李大爷见村书记都上门来了，也不扭捏，一盏热茶的工夫，就填好了报名表，当上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韩立新刚从李大爷家出来，迎面就遇上刚从采摘园回来的王姐。王姐上身着一件花袄，袖子和裤子都挽得高高的，脸上红扑扑地淌着汗珠。韩立新还未开口，她已经从三轮车后厢掏出几个西红柿，用手搓了搓递过来：“刚摘的，又甜又瓢。”韩立新接过话茬，说道：“王姐，冲着你这股干劲，不仅当得起咱村的致富带头人，更应该是咱村广场舞的领舞者，今年就带上秧歌队，自编自导上台秀一场吧。”王姐也不推辞，笑眯眯地应承了下来。

随后，韩立新又上门拜访了“老戏骨”赵伯：“赵伯，咱村里的小戏迷可不少。这次啊，除了上台拉二胡、吹笛箫，您还得担任起南音类节目的幕后‘大导’，将传统戏曲文化的‘接力棒’递给村里的年轻一辈。”赵伯深受感动，便欣然应允。

打响了“头炮”，韩立新还通过微信群让村民点单。有人想听小曲，有人要看舞狮，还有人要看小品。甚至在外未返乡的年轻人也表示要看直播。村民们点单的热情持续高涨，韩立新这边“备菜”的速度也快马加鞭，开场情景舞蹈《来来来，村舞跳起来》、传统舞狮《鼓舞盛世》、灯光舞《金蛇狂舞》、自编红色歌曲《凤栖山岗 星光闪闪》、快板《乡村梦飞翔》、武术表演《少年当自强》、相声《父老乡亲》、皮影短剧《家风》……他甚至还偷偷准备了好几个“彩蛋”。另一头，

已经报名的“演员”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换上行头，带上自制的表演道具，开始了节目排练。

元宵节前夕，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嘹亮的唢呐声响起来，凤栖村的秧歌队刚上场，欢呼声就响起来了。

“中间的娃娃就是我家小宝贝！”“我的爷爷也上台了！”“领舞的那是我的妈妈！”舞台上熟悉的面孔，让台下的观众激动不已。一个个“草根节目”，饱含乡风乡味、乡情乡愁，让人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泪。

晚会中间穿插了串场美食节目《一桌家宴》，让舞台瞬间“热”起来了，手机直播平台上跳跃出一条条弹幕：“看到这些家乡菜，更想回家了啊！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家乡的味道！咱凤栖村的人真是多才多艺，不仅节目精彩，连美食都这么诱人……”当市委宣传部下派的驻村第一书记陈振国领着村民们上台，一段《绣球“君”》群口快板表演更是火爆出圈，近万笔绣球菌线上订单同步刷新，韩立新仿佛看到了村里绣球菌种植产业的广阔前景，他笑得嘴角都咧到耳朵上了。

在最后的致辞中，韩立新站在舞台中央深情地说：“感谢乡亲们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唱身边事、演身边人，道家乡美、赞新生活。今后，咱村不光有村晚，还会有村歌、村超、村BA、村厨！让我们携手并进，把‘村’字招牌打响打亮，争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乡情

| 李金花

翻腾着心底涌出的乡情
是儿时奶奶呼唤的乳名
是田埂上爸爸匆忙的背影
是炊烟里妈妈升起的叮咛

光阴催赶着容颜
乡音挂在门前的池塘边
桂花树上
雕刻着爸爸的指纹
菜园里烙下妈妈青春的脚步
阳光浇灌的黑土地
生长着绿色的深情

握着的手拉住又放下
放下又握着
分离的心被时间切割
白发在风中叩问黑头
何日再回来

接住一片雨声

| 吴春勇

下雨了
母亲说着这话推开家门
我擅自到户外去

如银针的喜雨
围着对面的山腰
无数的绿齿轮咬住山坡
旋转，加速

微笑吧 闭上眼吧
潮湿的耳朵最幸福

掌心突然凹陷成池塘
一滴春水正在成形
恰巧路过的燕子也看见了

五塔明月

| 洪金科

合十的双手
叩开漫山的翠绿
松香在风的陶罐里慢煮
穿过枝叶的筛孔
坠落成山村的雾
卡在屋檐的齿缝间呼吸
我静听了溪水潺潺
偶遇了半日晴来半日雨
待雨针绣满了彩虹
五塔吐出一阵陈酿日光
择一隅清静
俯瞰黄昏暮雨何时尽
恰在月印五塔时
我似闻香识松之客
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
拾光而下
试问这一轮松间明月
可否驻足
与我相伴同行

江上塔

| 陈金昌

晨曦初染，余晖轻抚，
你静默于时光的褶皱，
绿树掩映，江畔独立，
挺拔如昔，伟岸如初。
曾见千帆竞渡，
今看车流如织。
浮雕的眼，深邃如渊，
凝视着江水，
将失落与遗憾，
悄然卷入滚滚波涛。
你以慈悲的姿态，
守望岁月的更迭，
见证一座城的繁兴，
从古至今，
从沉寂到喧嚣。
飞鸟掠过，
丈量你庄严的高度，
衔着镇水口的传说，
与开文运的祈愿，
飞向远方，
飞向那望不到的尽头。
远方，
牵引着谁的思绪？
是追梦者的脚步，
还是归乡人的心绪？
总有繁花似锦，
在时光的缝隙中盛开，
为你，
为这座城，
为每一个心怀远方的人，
绽放不息。